

宋本十三經註疏 附校勘記

丁仁輝署檢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毛詩注疏附記

光緒甲辰季秋影阮
氏文選樓原刻本遵
殿本重校附校勘記
點石齋印書局發行

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爲康成所併穎達等以疏文繁重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
劉炫毛詩述義爲橐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讞唐語林記劉禹
錫聽施士匱講毛詩所說惟鴻在梁陟彼岵兮勿翦勿拜惟北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
所訛排也至宋鄭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掊擊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舉
條制詩雖兼用古注疏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訛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
經大全著爲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
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閑然佐鬪遂併毛鄭而棄之
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殆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我

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

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

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駸駸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
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毛詩注疏校勘記序

攷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詩則宋以前尚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攷者大約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孰於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好異也亦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矣自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枚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盡一自唐後至今錢版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繆盪莫可究詰因以元舊校本授元和生貞顧廣圻取各本校之元復定是非於以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定不可易者矣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經本二

唐石經二十卷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南宋石經殘本高宗御書在今杭州府學碑存十石每石四列行四十五行每石八列每行十八字惟末石三列碑內不分卷第其周頌後摺計章句皆無之末石有秦檜跋語第一石周南起至報我不述止第二石送于涉淇起至青青子佩止第三石憇憇我思起至維子之故羔裘猗止第四石襄自我不入究究起至輶轉伏枕止第五石采蘋祁祁起至我有嘉慶中心止第六石好之鍾鼓既設起至我獨居憂止第七石毛取其血膏起至經營四方何草止第八石不无何人不矜起至于時言言于止第九石入觀以其介圭起至薄言嗣者有屢有止第十石駕有驅有雜起至末字體小楷書凡遇避諱字皆本字缺筆如僅作僅貞作貞敢作喪恒作桓竟作竟恒作恒信作仲懸作懸又作懸微作微楨作楨朗作朗姑作姑敬作敬積作積也經文大率與今本同唯鵠鴟子尾脩脩竹竿遠兄弟父母圉有挑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騶不知我者謂我士也周極楓聊且驚鶴鳴它山之石烈祖來假來養皆與唐石經同今書中已詳載唐刻故附存其目於此以見南宋時經猶爲善本攷古者宜所寶貴矣

經注本三

孟蜀石經殘本二卷

自召南鵠巢箋齋位故以興焉爵字起至那風之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止分

卷同唐石經有杭州黃松石廣仁義學印章每行大字計廿四注夾行每行字二十一二三不等宋晁公武云毛詩二十卷張紹文書其注或美或脫或不同又云昔議者以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未之許書中凡淵民世字皆缺筆避唐諱察字缺筆避家諱也今攷經文如日月篇乃如人之分合風篇不以吾能備非誤倒卽誤衍又昔育恐育鞠脫下育字毛傳育鞠之育訓長鄭箋昔育之育訓禪云昔幼禪時恐至長篇窮匱無下育與爾雅說文合正義不適合此傳文之誤也箋文如采蘋篇蘋之言實也實乃貞之謂行露篇不以角乃以昧昧乃味之鵠野有死膚篇動其佩飾下行旣音稅也四字終風篇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脫不能得而止之六字此箋文之誤也其餘乖異甚多均無足采惟甘棠箋重煩勞百姓較今本少不字與漢書司馬相如傳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合是條差爲可取今此記槩不錄入餘詳嚴杰蜀石殘本毛詩考證

杰蜀石殘本毛詩考證

宋小字本二十卷

分卷與唐石經同以隋唐著錄考之鄭箋元第如此每半葉十三行每行大小皆二十四字第一卷第三行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以下題毛詩國風以下題鄭氏箋第二卷以後無唐國子云云一行餘悉同前段玉裁云南宋光宗時刻也

重刻相臺岳氏本二十卷

分卷與唐石經同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本款式不具列

注疏本四

十行本七十卷

分經注本第一卷爲五第二卷爲三第三卷爲三第四卷爲四第五卷爲三第六卷爲四第七卷爲三第五卷爲三第六卷爲三第九卷爲四第十卷爲三第十一卷爲二第十二卷爲三第十三卷爲二第十四卷爲三第十五卷爲三第十六卷爲五第十七卷爲四第十八卷爲五第十九卷爲四第二十卷爲四共七十卷以正義序及唐志考之非孔疏四十六卷也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字三十三字雙行在其下釋文正義皆小字雙行在其下釋文考加○隔之正義首加疏字闔其外隔之首列毛詩正義序文鄭譜序文周南召南譜第一卷第一行題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其下側注一之一行末題云一卷皆然第二行第三行題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勑撰餘卷無第四行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以下題毛詩國風以下題鄭氏箋卽以釋文正義各繫其下第二卷第二行題毛詩國風鄭氏箋孔穎達疏共爲一行每空二字以後各卷大略同前日本山井鼎所云宋版卽此書其源出於沿革例所云建本有音釋注疏過加脩改至明正德時山井鼎云興正德刊本略似不知其似二而實一也是爲各本注疏之祖

閩本注疏七十卷

用十行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嘉靖本也明御史李元陽僉事江以達刊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用閩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萬曆本也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汲古閣毛氏本注疏七十卷

用明監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崇禎本也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引用諸家

陸德明毛詩音義三卷

山井鼎考文毛詩陸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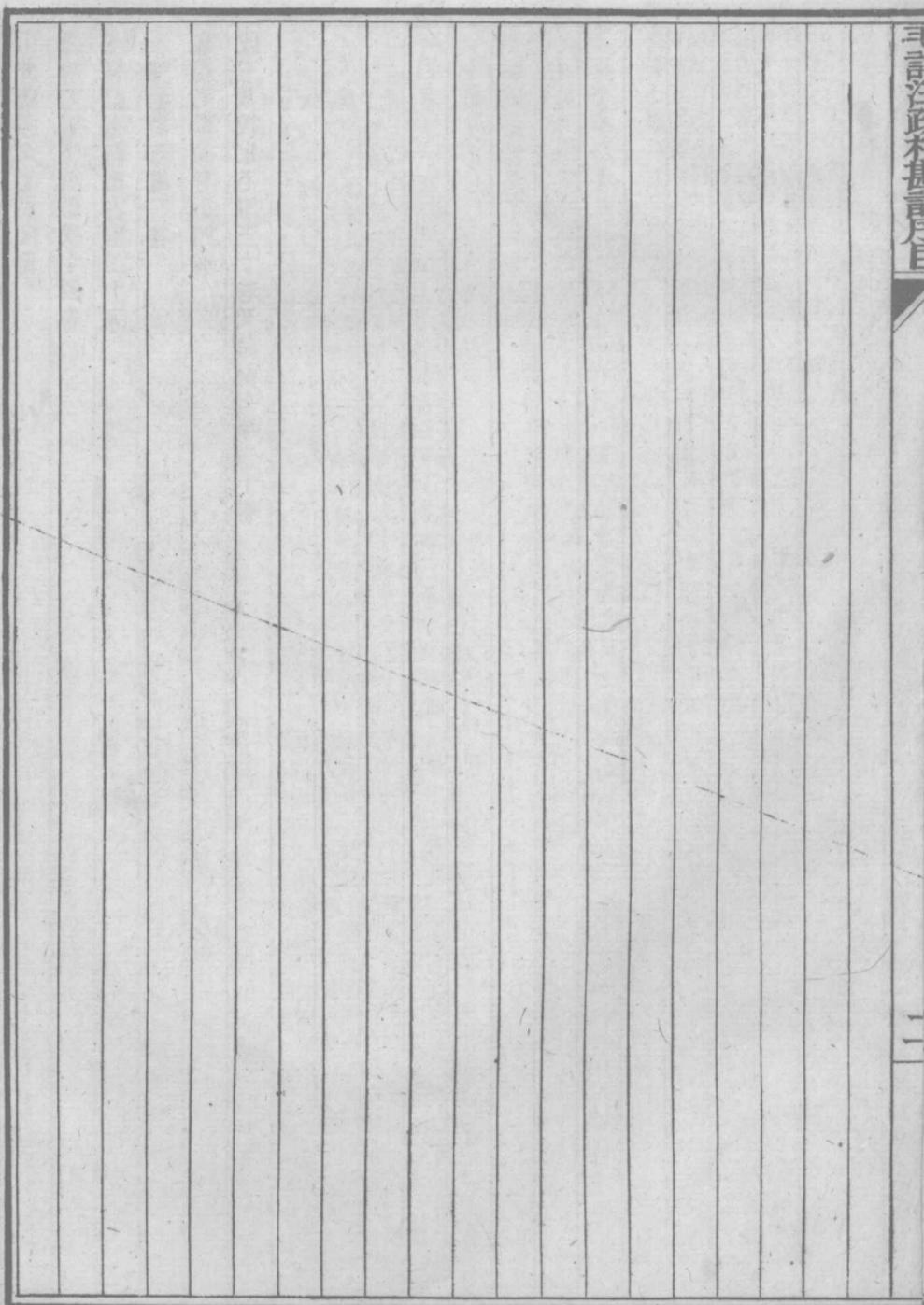
浦鐘毛詩注疏正誤十四卷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二十卷

惠棟毛詩古義二卷

戴震毛鄭詩考正四卷

段玉裁校定毛傳三十卷又詩經小學三十卷



毛詩正義序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艱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專中古政繁亦謳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輯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閒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瞻芳於鄖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綏何肩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

勑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躡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爲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史記書道復復任其職。子敬以之為主，而謂我宋詩人。
時有新創，人頃欲學之。方其時，人多稱曰：「是
莫大夫子！」大學則工，至王穎流連其筆，每出其士，讀之者皆嘆曰：「非人子，不

能盡其妙。」王穎與會江祖白，祖白頗賞其風懷，與其題目，每得之，必謂人曰：「此真吾友也！」王穎嘗贈以畫木，然草就，等貢省大兵，雖強大數同其面異質。吳中道題其畫，有詩云：「宋
朝雅好六經音，每歲賦詩三十韻。固結篇心，獨占風氣。但觀卷中，已知其人。」王穎
與吾丈之識，若隔千里之閑，不能見其形於文字間。故作此，以表其志。或問之曰：「此
詩可傳乎？」答曰：「非也。故詩可以傳，而此不可以傳也。」蓋王穎之詩，其人之神思，
其事之精神，不可離也。故詩可以傳，而此不可以傳也。故詩可以傳，而此不可以傳也。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

正義曰上皇謂伏羲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鄭知于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田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敎刑罰之威爲善則莫知其善爲惡則莫知其惡心既

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

代爲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爲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稱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爲辭則是爲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蕡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蕡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金瑟而中古謂禮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爲田報祭案易繫辭稱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爲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有周尚有黃帝之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據爲疑解案古史考云伏羲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羲女媧已有樂矣鄭旣信伏羲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大庭爲首者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然有故嬰兒孩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令土鼓葦籥心無文字粗頑之聲故伏羲作瑟女媧笙簧及黃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葦籥遂爲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歎聲成久歌之音是由詩乃爲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詩爲樂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旣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云詩者弦歌諷喻之聲已朴略尚質面稱不爲謗目詠不爲誘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奚得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彼書契之興旣未有詩制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故以制禮爲限此言有詩之漸也情歌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

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云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禮不言禮起之初也

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正義曰虞書者舜典也鄭不見古文尚書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故鄭註在堯典之末彼註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詩之意聲

之曲折又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彼舜典命樂己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者故言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以此也於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謗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謗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職之格則乘之庸之否則威之彼說舜誠羣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然大舜之聖任賢使能自諫而稱似無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詩者六藝論云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其唐虞之詩非

由情志不通直對而歌詩以相諫勗且爲謗讟之漸與今詩不一故臯陶謗說臯陶與舜相荅爲歌即是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明堯乃爲和彼舜典命樂己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者故言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以此也於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謗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謗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名必不初起舜歌之名爲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註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解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謗恬澹爲心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有夏承之篇章民秉庶有子遺

正義曰夏承虞後必有詩矣但篇章絕滅無有子然而得遺餘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時滅也有商頌而無夏頌蓋周室之初也記錄不得通及商王不風不雅

正義曰湯以諸侯行化卒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無有風雅

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謗失所以

國救其惡名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

正義曰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德刺

過謗失之二事耳黨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己之族親周人自錄周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gutenberg.org

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經說周有正詩之由言后稷種百穀之時衆人皆厄於飢此時乃得粒食后稷有此大功稱聞不朽是后稷自彼堯時流傳於此後世之名也堯典說舜命后稷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奏庶艱食不遇是其文也

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

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

正義曰自此商頃云昔在中葉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紀文王明民謂使衣服有章共財謂使之同有財用公劉在幽教民使上下有章財用不乏

正義曰此尚書多方說天以糴惡更求人主之意云天惟求爾名三幅本也志誠謂之曾孫當夏時為諸侯以唐之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注云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指之言承也春秋傳謂之能爲天以視念者衆國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彼言文王武王能顧天耳

文武之德光熙前緒

王季爲天所祐已有王跡是能顧天也

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

居言民得聖人爲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并言之

正義曰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謂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爲變此詩謂之爲正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後乃成王卽政之初於時國史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爲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度壯皇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聞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萬草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唯采蘋越草蟲其餘在今詩悉皆次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歌文王之雅綿如歌文王之雅

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

周公故譜說成王之詩皆并舉周公爲文制禮作樂大平無爲故與大平連言頌聲之興不皆在制禮之後也故春秋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徵玄謂徹者歌雍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

其時詩屈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

正義曰此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

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

正義曰時當成王周公成王周公之功由周

本之由此風雅而來

正義曰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謂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爲變此詩謂之爲正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後乃成王卽政之初於時國史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爲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度壯皇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聞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萬草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唯采蘋越草蟲其餘在今詩悉皆次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歌文王之雅綿如歌文王之雅

鹿鳴四牡

皇華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大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下文特言孔子錄之春秋大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尙幼未定詩書而曰爲之歌抑鄭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頌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爲風雅先定非孔子爲之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自見於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宋蘋蓋宋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享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抑不尊賢

正義曰自此相尋解變風變雅之作時節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齊良公當懿王衛項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享人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有大罪惡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因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之詩作平是以知亨者懿王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是衛項公當夷王時郊持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得遇是抑不尊賢也

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忽相尋

正義曰大率

在夷虜之後故云衆國紛然刺怨相尋擊

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而周室極衰之

正義曰此言

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刺之類故連言之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伯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爲長也謂與諸侯爲長也五伯者三代之末周公政衰微諸侯之强者以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爲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革周伯齊桓晉文也知者鄭語註云祝融之後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革爲商伯矣論語

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是齊桓晉文能賞善罰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罰是天下之綱紀絕矣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

賢者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方伯謂州牧也周之州長自名爲牧以其長於一方故公羊稱爲方伯言無方伯謂無賢明耳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臣夏徵舒所弑變風齊柳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

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

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爲之作序明是孔子舊定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樂續動聲儀詩緝含神務尚書璣鈴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失佚謂其唯存三百五篇訓緝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孔子錄周樂之歌及衆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爲文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卽位在僖之前故舉魯僖以爲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則獨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爲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刊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は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歌及衆國賢聖下者鄭荅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以爲勤民恤

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疏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脩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厲幽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爲憂娛之萌漸也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於行事又疾時博士之說詩既不精其研覈又不覩其終始講於鄉黨無昭晳陳於朝廷不煥炳故將其終始之分列人之先後夷虜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而得春秋次第以

立斯譜疏正義曰自此已下論作譜之意本紀夷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爲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選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贊贊明也明己爲註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者普也註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

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

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正義曰此又總言爲譜之理也若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清濁也屬其美刺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

耳哀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

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縣之篇說大王遷於周原閭宮言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旣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本或作杜陽案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杜者誤也皇矣稱居岐之陽將是其處險阻也縣云周原膾臯茶如飴是地肥美也○周之公曰大王者避狄者誤也自幽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正義曰以乙夾紂之父準其年世與王季同時旱鬻說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瓚之賜也尙書謂文王爲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爲西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爲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爲諸侯奚得爲西伯平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旱謐也云王季於帝乙之時賜九命爲西伯至紂之時又爲西伯也文王亦爲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爲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袁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旣衰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爲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旣已繼父爲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云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詩猶美江漢汝墳明是江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由及之明紂命之矣江漢之域卽梁荆二州故尙書註云南兼梁荆其後化廣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紂命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豫梁荆豫徐揚之八咸被其德而從之○正義曰旣引論謂三分为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兗屬紂之九州而有其六是爲三分有其二也禹貢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校之於禹貢無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二州合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是其事也西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荆揚究徐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然則此說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禹世者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爲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爲世法久周禮冀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爲三分之二準禹貢之二準禹貢之兩境施化之處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爲周公東南則於岐西之南得有三分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東南則於岐西之南得有三分者岐於土中近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鄆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鄆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旣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謐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旣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半不知孰爲東西或以爲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旣以此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爲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

詩繫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也言先公者大王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文王自有聖化不必要用先公但子當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爲辭耳猶自兼行聖化故有聖人之風此獨言施先公之意也言己化之可得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化早非受之之後於斯言之明詩繫二公之意也言己所職者指謂六州之土人服從於己者○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示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時邁序云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譜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民之情以知己政得失耳非能別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爲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耳武王徧陳諸國之詩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敎風化尤最純絜故獨取其詩付屬之於大師之官使分而國之爲二國之風以大師掌六詩之歌達聲樂之本故知其得聖人之化也以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敎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己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己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聖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敎有精麤故歌詠有等級大師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別所感以爲二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以聖人宜爲天子賢人宜作諸侯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以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一賢事尤相類故繫之二公既分繫之二公以優劣爲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卽二公爲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正義曰武王徧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初古公亶父率來胥字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美大姒嗣微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慰言○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化而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后妃夫人爲首之意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終以麟趾騶虞言先化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雙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意是故者緣上事生下勢之稱此后妃夫人皆大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爲名非爲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尙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爲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言之聖王之馭世符瑞必臻故大麟趾騶虞於未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爲法故言耳妃夫人之作各志其志稱賦其志其相牴牾與鵲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人之信厚恩歎國君之心自取獸名別爲興喻非歎瑞應與前篇之相終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未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先公巢之應且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爲應非獨麒麟白虎也鄭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未應既致其應設以爲法是其不實致也此譜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毛蠶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罝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女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蘋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爲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閒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爲差周南上入篇言后妃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妃事詳標有梅江有汜騶虞四篇言文王之所以論后妃夫人自自由作不有別又不得多少不同周南桃夭言后妃之所致召南羔羊以前非獨夫人身事文與夫人不相連接故言后妃云鵲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致事

後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後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詳於召南夫人遂略致者行化於己自己致人草蟲以下非復夫人身事亦是夫人之致也羔羊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爲鵲巢之功所致則漢廣文王之道被于南國亦是關雎之功所致序者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太姒所贊周南以桃夭至芣苢三篇爲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爲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爲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爲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卽位至受命之時已二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張遷云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而作歌武王不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穠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爲伯之後故知二篇皆封太公爲齊侯令周召爲二伯而何彼穠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爲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荅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云袁袞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風已銷得云微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錄之是以云然而鄭此荅甘棠箋之所云美之爲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此二篇皆武王時事得入召南風者以詩繫於召南爲詩主以其主美召伯因卽錄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適卑不失婦道召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召南賢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錄之於召南也○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正義曰云言或者道異說也鄭之前世有爲此說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妬之心夫人德如鳴鳩可以承奉祭祀之房以義妻妾有序子女夫君之風切用之耳王風云君子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耳君子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爲義也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采蘋首后妃房中之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爲后妃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繁鄭無所說義亦必然○射禮天子以騎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繁爲節○正義曰在召南之篇亦是用之於樂故言之禮記射義有此又彼注亦以爲騎虞取其一發五犯喻得賢者多狸首取小大莫處御于君所采蘋取其備潤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蘋取夙夜在公各處其篇之義以爲戒也爲節者謂射之進退當樂節相應彼每篇爲節此引之者省也○今無首周衰諸侯皆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之序○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狸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被射之言故棄之爲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以狸首樂歌之曲故并樂言之射義註云狸首逸詩下云晉孫侯氏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晉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人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謂此是狸首經文也彼雖引詩無狸首之字鄭知是狸首者以彼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爲射節知是狸首之辭無狸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也○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云召公故言公其旦與夷次子名益書傳無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不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魯召公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死謚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爲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謚曰文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之○正義曰是召公謚元子是命魯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益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其次子亦世守宋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英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云召公故言公其旦與夷次子名益書傳無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不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爲召州是也左方無君世者此因詩繫二公故終言之其君世出家亡滅且非此所須故也○問者省方設敎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正義曰以列國政衰時詩者將以知其缺失候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巡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爲黜陟之漸亦旣僭號諸

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黃又五年楚滅六并蓼終爲楚人所滅是被其驅逼陷惡俗也既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國政教狹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韋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

春